山木居士外集

四禮通俗序

聞之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蓋自古一代之興必制爲一代之禮以垂世而立教善俗而宜民所謂非天子不議禮此禮之以時爲大也我
朝隆興首重禮制
聖聖相承
欽定大清會典一書自崇德元年以來至
皇上乾隆二十九年而
禮制大定輔以則例

頒行天下雲漢爲昭盡周官儀禮之精

會典備焉此天下臣民所共率由而罔敢或斁者也而至於器數

之末若籩豆鉶敦之屬

許以時製代用甆

聖天子曲體人情深知備物致用之難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

其政不易其宜者也仕駿草莽之臣幸得恭讀

會典敬謹尊繹其義時與同志之士講明而肄習焉族父厚畬先

生因示以四禮通俗一編則皆原本

會典之意而用以教訓正俗者也先生少治羣經求爲有用作令

中州所歷多衙途先生硁硁治民事不失迎送之節而往來賓客皆敬之先生自謂此得於誦讀左氏傳之功蓋以子産之事大爲法也歸而所見日進深念禮者人治之大而疏疏然奉

會典以敎人以見我

朝制作之精直與周官儀禮相爲損益而非漢唐以下因陋就簡一時苟簡之制所能儗也斯編雖僅爲鄉里而設而閭巷之間相習成風相蒸成俗共凜爲下不倍之義式歸

聖朝蕩平正直之極亦庶幾古者士大夫歸而教於其鄉之意也與

頌揚得體可謂高文典冊矣

南城陶氏譜序

周禮太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民之生也紛紛籍籍無所繫屬則散散則離離則攘奪爭鬬靡所不有勢不至如鳥獸之弱肉强食不止故聖人立法以繫屬之然宗法之起原於封建故九兩先牧長師儒而後及宗蓋有國而後有家有家而後有宗宗之所繫者其族也族者類也以宗繫族族繫於宗如絲之聯如繩之貫井井乎其不可緄也纚纚乎其不可離而析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言各有所繫也自封建廢宗法不立而氐族緄民幾於無所繫恃有世譜以

紀之故晉唐以來士大夫尤重門第夫亦古者宗法之遺也蓋古者受氏別族其先類皆賢達之人有功德於斯世迨其後也或不數傳而微或歷久而益顯大抵視其功德之大小以爲世之久近而其功德之尤大者雖歷世久遠其宗已墜而其清明之氣綿綿延延未嘗止息其支庶猶能繼起而特以賢著然雖以賢著而各以其氏爲族且各以所居之地爲族亦古者小宗不敢祖大宗之意也故宋蘇洵氏論族譜謂後世惟小宗法可以通行於士大夫蓋深於禮意者也我建昌南城之有陶氏也其先蓋有所自來然土著於斯數百年世多賢人天下蓋莫不知南城之有陶氏爲望

族矣其族旣大其生齒日衆譜亦屢修今適齋之爲此譜也紀子姓彰先德謹其所自出而不敢及其遠夫亦猶行蘇氏之意也夫以南城之陶繫南城之族如絲之聯如繩之貫井井乎其不可紊也纚纚乎其不可離而析也夫旣有所繫矣余嘗論譜法以蘇氏爲善因適齋之爲此譜而慨然有感也於是乎書

陶適齋曰文亦一片清明之氣荀韓二子之滴派也

中溪曾氏四修宗譜序

古者世譜掌於官由其門地族望爲之辨婚姻敘銓選典莫重焉唐宋以來世譜漸散族姓亦混於是士大夫始自爲譜以敦一本之親而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崑山歸氏山陰劉氏寧波萬氏之譜皆著此數君子者皆深於經術能文章其所爲譜具載於其文集中好古之士得而稽考也歐陽氏之譜遠及可知之始祖用以五爲九之法五世一提九世再提然自始祖而下並詳其所出至於五世而提則獨詳其本支之祖之所出蓋於同宗之中寓别族之意此所謂宗譜也蘇氏之譜則以作譜者爲斷而上及於高祖

由高祖而下詳其所出高祖以上則不及焉以其親盡也其法曰
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
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
而存其所宗之譜又著其說曰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凡今天下之
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
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故蘇氏之譜稱
曰族譜其見於譜者皆有服之親也而歸氏之論譜例則曰歐蘇
二家之書小異而大同其法皆使人各自爲譜而各詳其宗由是
譜大備而可以至於無窮然蘇氏族譜從小宗而虛其大宗之法

子則以爲古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小宗世世變易而爲大宗者不變是以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不至於散者大宗以維之也大宗廢則小宗之法亦無所恃以能獨施於天下故歸氏之譜自始祖以下其世次名諱皆不載焉其說以爲不必定以爲宗法而宗法寓乎其中此則所謂大宗譜也今之爲譜者大率從此至山陰劉氏譜則用以三爲五之法自始祖而下截然五世各自爲譜而悉其於始祖蓋以一大宗譜統無數小宗譜宗之與族豁然各辨合中有分分而仍合也寧波萬氏譜則意主乎備要由始祖而直貫乎生世之子孫緜聯繩貫一目可了此五氏之譜之不同者如

此然其意皆在於篤親勸善述往事昜來者於凡先人之善無有不載此則從同者也愚竊嘗私論之蘇氏之譜在當日爲隘而于今日爲宜今之爲譜者宜從蘇氏必不得已而爲大宗譜則惟劉氏譜可從何也宋制士大夫非三品以上有封爵謚號者不得立家廟而家廟之立亦不得上及遠祖其宗族紛然渙散非有宗譜幾不知爲誰氏之子孫故蘇譜在當日爲隘也

聖朝孝治天下錫類推恩制爲品官家祭之禮自一品至九品皆得立廟以祀其高曾祖禰庶士庶人雖無廟而凡聚族而居者

皇恩皆許其得立始遷祖祠歲時祭享以惇宗睦族則凡同一祖

祠者皆知其爲同宗之人婚姻不通慶弔有事矣至其爲譜宜從蘇氏則親親之義以明而

律令服制之等一展卷而見若如歸氏之法宗與族淆然莫辨親親之義不明服制之等不見事固有愈廣而愈險愈合而愈散者此類是也故歸氏欲存大宗雖曰以無法寓有法而宗法實亡蘇氏從小宗而虛其大宗之法而宗法以存然人之情每樂務乎廣博凡爲譜者類多以宗譜爲族譜則惟劉氏之譜其庶幾乎於大同之中有辨異之意親親之義可明

律令服制之等易見愚平昔之持論如此去年夏曾氏有四修宗

譜之役諸老成來諮於仕驥仕驥舉前說以應之辱蒙不鄙迂愚遂舉用劉氏法以發凡起例而以紀載先德委之仕驥仕驥再三辭弗獲既爲綴輯先德傳一卷且自述其所以綴輯之意書之於後矣譜成復命爲序於是歷稽昔賢譜法序之於端俾凡爲譜者得有所折中焉

辨析詳明爲譜學者觀乎此瞭如指掌矣受業吳喜識

東里文集序

訒菴先生既自編其所著古歌詩雜文若干卷爲東里文集而俾仕驥論定且命以序或有問於仕驥者曰東里之文傳乎仕驥曰傳是其爲人眞其文亦稱是也其爲人也不矯異以爲高不夸詡以爲大渾渾乎其遊于人世而人不見其同異也介介乎其中有以自持而物莫之奪亦莫或病之也故其爲文也浩浩乎率其中之所欲言而未嘗斤斤然執規以求圓執矩以求方而於方圓卒未嘗不合也人之讀其文也肫肫乎如見其狀之樂易可親藹乎春風和氣之煦物也其人如是其文如是老子曰修之身者其德

乃真東里之文有德之言也其修之于身而真者也夫文之爲道安有不真而可以存卽安有既真而猶或不足以存者哉抑老子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余是以益知東里集之傳也仕驥既以是語客遂記其言以復于先生而以爲序先生名瑞號訒菴姓涂氏江西新城人東里其所居之巷也至其學術之所趨師友之淵源先生之文詳哉其言之矣讀者自得之也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孟冬十月戊子邑人魯仕驥序

涂南池先生曰以一真字括東里之人之文可謂確評文亦超

朗疏曠脫盡窠臼

林穆菴先生遺文續刻序

余昔始從梅崖朱先生學爲古文先生與論近時作者以穆菴遺文一編示余曰此文章正體也惜其人早逝其書未具耳余受而讀之因其文以測其人則其性質之淵粹學術之深醇亦約畧而得之焉自是每與友朋論文輙樂舉其文以相示見之者無不愛慕而果堂陳君嗜之尤篤欲重刻之以廣其傳諮於梅崖先生先生因舉其所錄藏之本悉以授之曰穆菴文皆可傳其悉登之無遺也果堂於是續刻之別爲一編附於原編之後余於是又得盡

層次○章法井井

讀穆菴先生之文而其爲學之次第爲政之先後亦窺見一二焉

然則雖其人早逝其書未具而其精神已著見於世矣讀者可慨（一筆精超絕）然想見其爲人也刻既成果堂俾余題其首余因識其緣起如此

時乾隆四十二年歲在強圉作噩暮春月黎水後學晉仕驥謹序

穆菴遺文梅崖先生已選其精要序而刻之此序其續刻之本體製故宜如此而其筆力之高古氣味之淡渾則沐浴於子固先生者深也

受業雲識

懷貞錄序

乾隆三十九年冬余過綏安訪筠亭先生先生館余於嘯月亭居數日有丈夫衣冠偉然介余友李子愚菴以入禮甚恭問之則余君名先麟字某者也坐定手一編以進叩之則所求四方文人學士闡揚其母徐夫人節孝之詩若文而將以求余序者也余受而讀之則筠亭先生與李子愚菴皆有述焉諸君子類非苟於立言者其所述足以信今而傳後無疑也抑余有感焉自柏舟之詩見錄於聖人而後世立言君子無不樂得貞節之志行而稱道之豈獨閔其所遇之苦誠以人之生也大欲易流而中人之性因物有

遷是以先王制禮雖垂壹與之齊終身不改之典而又有中春大會男女奔者不禁之文蓋守禮者上智之行而通之以情聖人所以順愚下之性而大爲之坊俾不至遷流而化於物則已矣夫以愚下者之多也而得一二守禮者嚼然不滓於其中則從而長言嗟歎之彼愚下者無亦有聞而惕然內疚於心者乎即有不幸遇値其苦其亦有從而興起者乎此聖人删詩以存勸戒之意而後世立言之君子所取以爲法者也然則玆編之詩若文諸君子雖爲徐夫人作而意存風厲末俗俾知禮制固猶聖人之意也夫余君得是編從而布之由是家置一編閨閣之內日諷咏其事豈無

名通之論

一唱三歎

有感而與起者乎是則徐夫人之以禮爲教也亦余君之孝思不匱以錫爾類也余感其意慨然三歎序以歸之

風高烟遠逸氣橫出此歐陽子深有得於史記而崑山歸氏紹之以雄視一代者也

滄海長春錄序

筠亭先生年七十寧化伊君岏作滄海長春圖為先生壽而四方文人學士以其詩若文壽先生者亦累千百篇於是先生之子若孫合而刻之繫圖于其首命曰滄海長春錄綜先生之生平自少而壯而老其嘉言懿行見于諸君子之論述者亦既美且備矣今先生年八十仕縣不揣淺陋復謬為文以壽先生而其孫家恒出茲錄以示且即附鄙文於其後曰吾將更以此徵詩若文于四方也予讀之不禁為三歎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先生之懿德其足繫人好者深矣讀茲錄者能無慨然欣

慕而悠然想見其人乎記曰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夫君子於懿德有同好矣能無見之于詠歌紀之于金石乎吾見繼此而作者必更有陳風雅之義發宮商之音藉先生以風示斯世者矣時乾隆四十年春正月盱黎魯仕驥拜手謹序

亦有震川風致

潘愛亭字說序

潘君東曉其名尙暄蓋字以名繫也已而更其字曰愛亭俾余爲之說余謂君之爲此字也必自有其說矣盍請爲我誦之余爲君序爲君曰余性躁而隘於度其於人也不能和以相接也竊有慕夫冬日之可愛者焉又志氣偷惰玩愒之習多則寸陰之可惜也積是二者而立身行已重爲堂上老人憂古人所謂愛日之誠安在余是以懼焉思有以易其惡而至於大中也子更爲我益之余曰美哉君之說旣備矣余何以加焉抑余聞諸梅崖子之言曰愛之爲義心受之也人未有無所愛者今夫匹夫匹婦所愛者一身

一家其心之所愛者小故其所爲愛者皆私也下至閭巷之小夫市井之惰游日逐逐於飲食博弈歌舞遊戲之場卽身家亦所弗恤彼其心之所愛者固卽在於飲食博弈歌舞游戲也君子則不然君子之心廓然而大公自一身推而至於天下之大天下之人之衆旁及萬物異類羽毛鱗介昆虫草木之微其至於心也皆不拒而受之故曰博愛之謂仁君試審於此爲其於君之說毋亦有可以參觀者乎是爲敘

徐訒菴先生曰博愛之義梅崖論之精矣余亦嘗闡之而稱快焉此文檃括其說出以高簡可謂善學梅崖者也持此以益潘

君尤可謂善於進言者也

送邑侯李任庭先生序

邑侯李任庭先生治吾邑之八年奉大憲委署南昌同知調行邑士民相與攀號而祝其早返也既而書來謂將移疾歸家邑士民益欷歔歎息恨不能挽留俾之勿去蓋侯愛民之心真誠惻怛其爲政寬大有體民有訟獄者或事涉倫紀輒數月不別俾其自動天良與爲調息故侯之治吾邑在當時若不見可悅者而及其去也輒相與追思愛慕之而不已此非所謂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乎吾邑在江右西南隅界閩之邵武郡萬山鱗疊土瘠而民貧鮮有可耕之地其地之所產亦不足以供一邑

之食是以逐末者衆而山水廻環風氣所感民又悍於棄父母妻子而遠商於外於是闔境而與鄉黨鄰里市故吾邑雖土縱橫不過數十里而爲賈肆者亦且數十巷有千金數百金之產輒張一肆以逐什一之利焉究之曾不得比於通都大邑之一小販也而習尚浮夸衣服宮室務爲華靡親賓酬接子女婚嫁歲時燕饗游戲徵逐競虛飾觀美以耀衆人之耳目小民囿於鄉井寡所聞見見若此者輒以富厚稱之其實一室之內仰事俯育常不能給焉故吾邑所號爲富室者常不轉盼而貧且無以自存矣其所爲富者本虛名也仕驥竊私憂之閒爲僕言之僕深悉其然躬節儉欲

漸以化之而謂此亦縉紳士大夫之責也凡以公事見者侯輒勸勤懇懇相約共勸導之比年來稍有識者亦共知習俗之非矣倘得侯益久於其任其眞誠惻怛之心益深入乎斯民庶幾其可返樸而還淳革薄而從忠將漸有富庶之實矣乎顧遂援知止之義而去也侯之所以自處者善矣其如吾民何哉雖然侯之去而其

一心筆一路轉曲曲折折無限情緒皆於言外見之

眞誠惻怛繫於吾民之心者益以深也維侯亦知其繫於吾民之心也侯豈恝然於吾民者哉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侯固吾邑之父母也他日者不出則已出則側當更由吾邑發聞其庶幾廣續前美乎此吾邑士民之望也侯甫涖吾邑之年仕驥舉於鄉實

由侯賓與之繼乃遂得以師弟子禮歲時謁見今於其去也爰見諸文顧此實邑士民之公心而非仕類一人之私言也時乾隆四十二年歲在强圉作噩夏五月

林平園先生曰立言有體即李侯爲政不務赫赫之名尊求培植本根亦表裏具見中間寫本邑風土人情隱寓補救維挽深意粹然儒者經術

贈同年楊枝山序

自古賢臣子孫之能世守其家澤者宋之呂范二家為最呂氏家法嚴謹又得賢師益友相與講明儒術遂世衍其傳於弗替范文正公敦本䘏族禮賢愛士俾其子孫日從賢士大夫游耳濡目染莫非仁義道德之事故二家後裔至今猶傳遺澤而范氏所傳尤廣雖散處不一其賢豪之繼起者依然文正公之風也我清江楊勤慤公今之呂范也其為人外和內剛似文正其居家簡重似正獻其子孫之賢亦不愧呂范二家余嘗習於同年友枝山而歎公之流澤遠也枝山為公之孫甫冠成進士靜穆恬憺無佻達矜躁

之習既釋褐而歸日閉戸讀先世遺書嘗寓余書惟勤勤以問學爲事而不及其他今年秋相遇於章門別四年矣視其貌加抑氣亦益斂甚矣枝山之能日進其德也斯固勤愨公之所甚望於後

以知求道務勤神凝聚

人者哉枝山勉之矣其日奉公之遺範而與兄弟羣從率而行焉傳之而弗墜吾知繼吕范而稱世家者必在楊氏矣乾隆三十九年中秋黎水魯仕驥序

亦從昌黎佗出而風味於歐公爲近 受業饒慶萱識

贈同年董邁三序

德與董君邁三與余同年舉於鄉又同年成進士於是需次而歸省也又與余同舟君年少嘗兄事余余性拙而戇輒以弟畜君君偶有過余未嘗不盡言相規也而君遇余益謹君好讀書每有所感發輒悲歌激烈聲與淚迸余以是知君性情之真而其心之大可用也夫是心也千古聖賢豪傑之所以自立人道之所賴以常昭者也君有是心由此而擴之以聞見要其中體之以不息吾惡能測其所至哉今方以少年成進士越數年例當爲令有父母斯民之責焉書曰若保赤子保之以是心也君歸其益務讀書以養

此心與古聖賢豪傑相漸相靡他日施之於用爲循吏爲名臣庶幾不失其所以自立者而於朝廷取士之意亦無負矣乎君將與余別求余贈言余既甚重君於是正言以告之

深醇微幽通真會文定公之文　受業儀慶晉識

送黃文在會試序

余之先本郡城黃出也往年朋試於有司諮諏所由知與文在同系因就訪君君蕭然一室讀書力古人之行不妄與人交察余之素辱善余余自是每至郡城則過君相與談論不輟君爲余稽所自出世荒遠不能得其派別輒相與欷歔太息而已今年君以尙書領鄉薦將計偕北上來與余別以君之才取科第固素所蓄積也然持其所守以遊於世得毋病其迂乎君能不自以爲迂而固守之則其所全大矣余方幸得科第自京華歸蓋幾不自保其迂者以是告君君思之其必有以自保也

韓理堂曰子固之深醇介甫之峭切兼而有之

贈張克遠序

余友張君克遠精儒術而通於醫嘗與余言以風俗之奢儉貞淫

大氣鼓蕩灌瀰流

轉盡得昌黎之深者也

勤惰之故而決其人之仁壽鄙夭因以相其病之在腠理血脈者而予以湯液焉雖其病甚難爲君不忍坐視也必爲之精心以思其故而冀其或一效雖必不可效君亦任勞任怨而不忍辭然其瀕於死而得君之治療以復甦者亦多矣故余甚重君之爲人與

二句承上二節之力

之居雖累日夜而不厭也今者

聖天子哀西蜀邊氓之病於金川赫然興問罪之師

特開川運之例以網羅遺逸之才君奮然思出其所學以用於世

來告於余卜行期君行矣君本儒者旣以儒術觀世之道通於醫其治療亦屢獲效矣今出而仕寧不可以通於醫者轉而爲政以見儒術之非迂疏乎先儒有言一命之士苟留心於愛物於物必有所濟君固以愛物爲心者也焉往不濟哉雖然君之去而平日邑里之賴君以生者幾何人悵悵然深懼其病而無所於告也君其能漠然於懷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式遄其歸吾願君乘時而出宦旣成而早歸以慰此邑里之人之私也於其別書以約之

筆筆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搦其精神逼真昌黎惟獨其面目之

裘大司空六十壽序

大司空新建裘公於今歲孟冬之朔年六十公弱冠登
朝以瓌瑋博達之才受
主知備
頋問踐歷清要至是三十餘年其文章勛業著聞海內爛乎若雲
漢之爲章鏗乎如金鐘大鏞之遠揚也而公好學不倦虛衷若谷
每於退直之暇輒集僚友講論學故商推古今下至山林憔悴之
士有片長足錄一善可采者亦相與咨嗟太息不忍超置
國家教澤深厚人才日出天下之士際會風雲莫不共慶彙征躋

首
皇路而公猶汲汲勤勤若此蓋古大臣盡心謀國莫先樹人惟其
以人才爲性命故隨其所値而無不中心藏之也仕驥幼年於
本朝得讀安溪李文貞公新城王文簡公之書察其行事輙感慨
欣慕未嘗不想見其人及得以先世之誼拜公於里第又未嘗不
歎大臣之用心固先後如一也自仕驥識公以來於今十年公聞
望日隆天下士之受其甄陶者日益衆而仕驥始得以不肖之身上
春官復拜公於邸第辱公所以訓誨者甚備既成進士以親老將
南還韙次於家念公懸弧之辰不得從子弟行從容稱觴爰書其

平日所知於公者以為祝在易泰之三曰不遐遺而涣之四曰涣其羣元吉蓋大臣好善所以為國而非以植黨營私也抑晉之上曰晉其角維用伐邑井之上曰利於不息之貞自古大臣保福祿妙與易相表裏而享遐齡率由斯道仕曠不揣謬妄輒效獻芹曝背之愚為侑觴含大雅之旨之具公其一笑而頷之也乎

風度宏整音節沖和末段援引易義尤高古楊文貞公東里集中得意文字 受業黃嵩齡識

黃悔亭先生暨配潘太夫人雙壽序

乾隆三十五年上章攝提格之歲恭逢

皇上六十萬壽明年

皇太后八十於是

天子廣錫類之仁隆作人之化

特開恩科賓興天下士而吾友黃君金門以尚書舉江西鄉試金門悔亭先生之子而素堂先生之孫也年方弱冠嶄然見頭角榜出同舉之士無不歎而服者既燕鹿鳴謁舉主逾月孟冬爲太母潘太夫人五十設帨之辰而悔亭先生亦於明年孟春五十於是

金門將計偕北上同舉之士咸思所以稱觴於先生之堂而以爲
壽之文屬仕驥仕驥辱遊於先生三世閒而又辱與金門同與斯
舉其何能辭惟先生生而爲名家子胚胎前光耳濡目染皆古賢
俊經綸事業其於鄙俗之見無足動其意者其舉於鄉也年亦弱
冠其爲人磊落豪宕曾爲學博士以伉直不苟合而歸優游林園
惟日課子以讀書繼先志爲務夫人能媲其德日理中饋兼綜繁
庶凡一切家人生產事不以擾先生故有以成先生之高而能相
與教其子以有成蓋先生豁達大度簡節而疎目夫人柔順恭謹
條理井然所謂剛柔相濟易簡不煩此風火家人之位內外各得

其正以致順而大吉是宜克有令子而享康强逢吉之休者也今金門獲雋正先生與夫人稱慶之日人莫不以此爲先生榮而先生視之泊然若無所與非其中有大過人者能如是乎然則世俗頌禱之言固不足進於先生而凡同譜子姪惟日與金門相切劘俾其由此而上克繼素堂先生之業而大其施是則先生之志亦夫人之志也夫

筆力

韓理堂曰體莊

徐鈞亭先生八十壽序

綏安徐鈞亭先生少爲名諸生甫壯爲名進士其出而仕也爲賢邑令爲良刺史其仕之方顯而年之方及艾也即汲汲然求大夫人之志歸養於家創祖祠立祭田敦本䘏族爲孝子爲慈孫於是推錫類之仁爲一邑立義學設學田宏奬後進爲

朝廷興賢育才其暇日筆之於書壹皆訓俗型方之意無在不以濟人利物爲心蓋歸然爲一邑之鉅人長德又三十餘年於是年八十矣仕驥往來先生之邑久聞其風心竊慕焉顧未得閒進而請見也今年春與先生之孫曰家恒家泰者遊得盡讀先生所著

之書與其所自譜益歎先生之人之不可及盡誠於爲仁者矣先儒有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後世之士封已以自私專利而不厭者此無他焉一身之外彼皆隔膜視之而未嘗知其甘苦也故聖人之傳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其示人以觀象之要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是自側字脈）夫能體仁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自强不息則誠矣先生之自少而壯而老由諸生而科第入仕以至於歸養綜其所爲無不壹出於仁非誠於爲仁者能如是乎傳曰仁者壽注家以爲靜而有常之故有常誠也靜者無欲之至也靜而有常則是慈愛惻怛之意積於中運行不息而精神於以完固脩葺

於以充實其年命之久長自有非常數所可測者今觀先生之誠於爲仁又惡能極其壽之所至耶先生誕降於康熙丙子元日今歲元日正八十壽期仕驥辱與先生諸孫遊況其慕先生也久義當進而請見乃先期稱觴於先生之堂而書此以爲乞言之具先生其將何以敎仕驥乎

打叠幾層融貫一片以宋儒之語訪經韻之但覺蔚然漢氣由其筆力高古也

祝邑侯李任庭先生壽序

兩漢儒者深於經術其出而治民也類多以循良顯故有所居當時無赫赫名而去後嘗繫人思者有方去而民不忍其去相與祝其復返者有既去復來而見童權迎於道路者蓋聖人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道非虛器六經所垂禮樂刑政張弛損益之迹是也儒者治經通於其意其心虛其氣醇其治民也其見於禮樂刑政張弛損益者有排惻愛民之實而無操切强民之勞於是民之受其治者有懽欣和樂之風而無促迫畏懼之苦上下相安君子小人各得其分以成此治也斯學道之效也

非君子之學道亦惡能化小人而使之學道乎哉故夫兩漢儒者之深於經術所謂學道之君子也邑侯李任庭先生以經術世其家者也先生以乾隆三十五年來治吾邑越七年以四十二年春調署南昌同知遂以疾去去五年以四十六年冬復來治吾邑方先生之甫治吾邑也不求赫赫之名而惟盡其悱惻愛民之實心發爲悱惻愛民之實政此七年中吾邑之民亦但覺懽欣和樂相與安之已耳及其去而攀轅號呼不忍其去者相屬於道也既去五年而民之思先生者日未有已也聞其復來而懽欣鼓舞以迎者又相屬於道也吾邑之民之愛先生如此非先生之學道愛人

其能致吾邑之民如此之愛乎哉於是先生重修前政旣數月民益思所以將其愛者相與爲壽於先生之堂蓋豳詩七月之篇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此豳民之爲公劉壽也公劉當日西方一小諸侯耳而其民之愛之者如此今之知縣天子所命有地方百里視古諸侯所治故尊之曰邑侯然則吾民今日之爲壽於先生之堂也其亦猶行古之道乎先生昔之去吾邑也仕驥曾紀其事又作文以送之今於吾民爲壽之期復爲此文進於先生傳曰美成在久其先生體

聖天子愛養斯民之意重修前政益敷學道之效於吾邑吾邑民

之愛而頌祝先生也有窮極歟時乾隆四十七年歲在壬寅夏四月

平實質愨逼真曾子固文字

族父厚菴先生五十序

兩漢儒者以經術飾吏治其自州郡而游歷公卿著勳績垂竹帛者不可勝紀三國尙武力六朝崇元虛吏不省儒術儒亦羞言吏事至唐而其風未改五季尤甚爲吏者皆武人也豈吏之不可爲與抑儒術之疎也宋懲其弊始用士人知州郡事自是真儒輩出咸以吏治爲兢兢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名者也其與人言每及政事而不及文章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乃能及人程子曰一命之士苟留心於愛物於物必有所濟况州郡乎吾族父厚菴先生家世儒術弱冠舉於鄉年四十乃成進士出而爲吏於河南轉徙數

縣所至民皆安之其移而去他境也皆攀留愛惜不忍其去蓋先生爲政不求赫赫之名而一與民以休息其肫誠惻怛之意自堂戶之上以至四境之內無不洞見其心年今五十矣傳曰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推先生之所爲由此而歷方面晉卿尹將荀卿子所謂大儒之效庶幾可見歟仕驥之生也後先生十年自幼而學於先生好講求古今治術源流辱先生之所以期許之者甚厚今年幸邀鄉舉將上春官過河南而省先生蓋欲觀先生所以設施居治之方而考論平日所講求者得失何如而先生曰吾何爲哉吾惟無擾民而已由先生之言而思其所以得民者兩漢儒者之

風不在是歟時歿歲元旦爲先生壽期爰書此質於先生以爲壽

韓理堂日名論

彝堂先生六十壽序

彝堂先生少以羣從兄弟受業家大人之門仕驥甫就傅又受業於先生宗族之義師弟授受之情非尋常所可擬也家大人期於嗣息年四十始舉仕驥是時正先生受業之時先生每課業畢輒來護視仕驥攜持保抱與保母相易疾痛疴癢爲之抑搔先生之於仕驥非獨嚴師且兼父兄慈母之道也家大人年今八十有三先生年六十仕驥亦四十有四矣先生不數日輒來省視家大人家大人偶思得人與談輒走介請先生先生至輒相與劇談終日夕先生之於家大人非獨羣從弟子直不啻骨肉手足也先生年

今雖六十而膚革潤澤精神充盛僅如四五十歲人有子四人伯子皥於庠序仲子方以鄉舉遊太學叔子任家政季子及諸孫隨侍左右讀書一門之內融融然人皆羨先生所履之盛極人生之樂也先生誕期以孟秋二十九日先生不欲爲世俗侈靡之舉先期戒諸子俾無設讌速賓諸子亦順承其意不敢違顧仕驥於先生安能已也於是從諸子稱觴於堂而序其所以以爲壽

直起直收親切質實無一浮泛語如此壽文安得謂其非古　受棨雲識

陳太夫人壽序

凝齋陳先生之配楊太夫人年七十先一年詔諸子曰吾行年七十幸生太平之世荷天地祖宗之德自爲爾家婦及見爾祖若父與爾兄弟後先成名吾以一婦人上邀

皇恩叠受

封章吾之所得厚矣吾方懼涼德弗克以稱爾兄弟毋復以世俗稱觴之舉重我戾且吾念鄉黨鄰里之饑者寒者彼其父母衣食尚且不給而我坐受子孫之奉且更以母難之日妄費貲財吾弗忍也爾兄弟能體吾意曷以稱觴之資轉而爲周急之用吾心亦

安矣於是諸子以凝齋先生所藏備鄉里緩急之穀三千石推與里人經理而又捐租田數百畝以爲維持經久之計其附近村落之謀畜積置義倉者來告或千石或四五百石二三百石無不各厭其意而去屆壽期各鄉鄰之受其惠者咸欲致其頌禱而太夫人又命諸子堅辭之於戲太夫人之所見者遠且大矣竊嘗論之財賄者天地之所生以資人用者也用之不當則耗靡而有虧竭之虞用之克當則撙節愛養而財且日出今夫富貴之家日饜粱肉被服錦綺安安而食嘻嘻而處當其時豈慮力有不足顧未見嗇於己者必吝於人此習氣之所以召衰也耗靡耳及其義所當用又不能不有虧竭之虞而生顧惜之心則

其用之不當者也繇太夫人之生平自少而壯而老爲賢婦爲令妻爲壽母無日不勤於婦事其衣服安於布素飲食惟啖蔬糲有累素所不能堪者而至於振恤貧乏雖厚費而不之計其所以樽節愛養以善其用者至矣今屆爲壽之期飢稍豐豈足爲過然以自古富貴而能長久者未有不潔斯義者也太夫人猶然不足之心處之匪惟慮其耗靡於財抑且深有盈滿之懼而所以溥其用於至公者仁愛之心更未有已也其所見之遠且大爲何如哉仕驥幼以婣戚侍學於凝齋先生於太夫人之行事稔知且悉於是敘其所以以爲世勸若夫壽年之長固太夫人之德之所必有而鄉黨鄰里之頌於途禱於室者且靡有窮期

矣。是爲序。

前路敘次高潔後幅推論財用盈絀之故深切暢透亦有關世教之文受業吳喜識

甯母陳孺人六十壽序

甯君立孚與余先後受業梅崖先生之門今年春始相遇講業考藝懽然相得也其冬立孚以母氏陳太孺人年六十來徵壽言於余余與立孚同事一先生有登堂拜母之義詎得以不文辭雖然立孚豈未聞知乎昔者有魏國太夫人之爲母因以有歐陽文忠公之爲之子然惟有歐陽文忠之爲子而魏國太夫人之賢益見其休美遂傳於無窮不然畫荻之教安貧有待之操古今以來賢婦人或亦有能之者而魏國太夫人不數見何哉立孚事梅崖先生學古人之道聞修辭立誠之旨其立言固不敢以虛美誣其親

今其稱陳太孺人之所以事其舅姑相其夫子及所以教育其子者與魏國太夫人之志行何異然則立乎亦勉為文忠而已余既與立乎同事一先生有登堂拜母之義爰即以勉立乎者為太孺人壽太孺人聞之其亦有暢然於心而欣然為之舉觴者乎即以是質於梅崖先生其不謂然乎

徐心一曰如此為壽乃真壽也文辭蒼渾古勁直入介甫之堂

徐節母壽序

綏安之山多秀傑其水清澈無滓其鍾於人也士大夫類皆敦尙廉節而善爲文辭其蒸爲風教也閭巷之閒閨門之內皎皎然人懷潔清之行余每遊其地留連愛慕樂其風俗之美也今年徐生廣尊來從余遊以其所爲叔祖母黃孺人事畧示余因乞余爲侑觴之文余稽其行孺人自弱歲立節撫遺孤於艱難況瘁之日事其舅其姑以天年終養生送死皆盡其禮教子若孫俾克成立至於今六十餘年年八十餘歲而清操彌厲皭然不滓孺人可謂賢女子矣其孫某克盡孝養歲時稱觴上壽欲得馨香之辭以揚其

懿美是固孺人純節之所感而然亦天之所以報孺人者哉夫天處高而其聽卑節行者人身清明之氣之所積而成可以上通於天而無愧者也故自古節婦之後每多賢達此非徒天之閔其節而降以福也蓋清明之氣固上天之德而氣之所感可以上通者卽足以下達則子孫之賢固前人節行之所流貫而天又安得不祐之哉然則孺人之節固宜有賢孫曾者出而應山川之靈以彰孺人之賢已是爲序

末段論天人徵應之理極微至 受業徐家泰識

徐節母艾孺人七十壽序

余與建寧徐君心一同出梅崖先生之門有兄弟之誼乾隆四十年嘗以通家子稱觴於心一之祖鈞亭先生之前因拜其母艾孺人於堂下孺人節婦也歸心一之父未數年而夫沒鈞亭先生閔其年少守志乃選於伯兄之孫得心一命孺人撫之以繼其世心一爲孺人子時年十五矣先是廢學孺人乃請於鈞亭先生仍命之學心一因頴敏劬學而孺人更與鈞亭先生內外交督之孺人督之尤嚴於是心一益自勵於學甫冠遊庠序爲名諸生既而更師事梅崖先生以通經學古爲業梅崖先生嘗稱之曰心一有用

才也余之稱鶴於鈞亭先生也館於其居之西所謂嘯月亭者與心一日夕聚處講論古今文藝尋繹師訓心一有子顯璵侍側方成童婉孌娟秀心一屬余字之余爲字曰質甫而作文以勗之不二年鈞亭先生棄世心一繼逝余哭之深念孺人之處此甚難也既而孺人更以督其子者督其孫去年冬余遊燕城質甫應童子試見賞於大賢米石君先生以第一人附入縣學籍來見余余仰其學深喜心一之有子而悲其不及見也而又以慶孺人得見其孫之學之成也今年質甫書來謂孺人年七十書其事乞余爲侑觴之文夫孺人之善事舅姑睦娣姒仁於姻戚恩逮僮婢皆婦人

所難而尤難者在於教其子若孫也然則世俗爲壽之禮不足爲孺人榮質甫其亦愛其身以勤其學斯所以壽孺人者矣是爲序

情深而文明纚緜婉摯神似歐陽子得之壽文中亦爲僅事

仲正公家廟義田記

古者有大宗之法以繫屬一族之人有小宗之法以明親屬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此大宗小宗之說也大宗之法凡族人之饑者寒者皆衣食於宗子其富貴而有餘財者亦必歸於宗子故宗子死族人皆爲之齊衰三月宗子而無後族人必求其賢且才者立而繼之故曰寧絕小宗無絕大宗大宗者所以繫屬一族之人也故宗法立而一族無窮困無告之人推之

天下而天下無窮困無告之人何也人各有族族各有宗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自宗法廢而人之生也渙散無所聯屬雖同爲一父之子隔膜不相顧者有之至於親盡服絕益漠然無所動於中矣至宋范文正公創立義田以贍族於是仁人君子咸師其意倣而行之故由宋以迄於今世家大族未有無義田者也明唐荊川氏曰義田者其大宗之遺乎其起於大宗之廢乎顧又曰義田立而大宗之名愈隱義田非甚厚有力不可爲而宗法雖百金之產亦可通嗚呼宗法未易言矣仁人君子惻然溯身所從出而敦一本之愛幸有文正公遺法在焉能不以其力

之所及勉而循之也哉且有義田而絕者必繼不能自立者必與立之族有宗子但從而加厚焉宗法未嘗不寓於其閒也吾家以仲正公爲始祖旣創立家廟修祀事而族父厚齋先生曰義田之立不容緩矣吾力雖不足勉以百金爲之倡其我族人有同志者歲增月益擴而充之可乎於是以此百金置田姑先其至急者稍周䘏之焉其他日田畝果益增而規條始可得而立也蓋吾家自仲正公以清白傳家世守儒業不知治生事其仕宦者亦勉承先訓廉俸之外鮮有畜積其於昔賢遺烈雖未嘗不企而慕之而要苦於力之莫及也今先生旣有以倡之矣他日有大力之子孫出

爲卽義田以維宗法則吾族大宗之亡已久世次相及猶有可繼者尙相與扶植而維持之也哉仕驥不肖謹記其緣起以告來者

懇惻而有條理字字從肺腑中流出讀此始知古聖緣人情而制禮信不虛也受業吳喜識

十六都同仁倉記

篁嶺於吾邑十六都稱盛自明以來羅氏爲著姓其附近村落皆務農力穡自饒衣食然繁庶皆不如篁嶺蓋其地在山谷之中獨平衍樹木叢蔚水泉甘冽民安其居或終身不入城市不爲浮薄巧僞之習所移故其富庶能久乾隆四十年邑之諸鄉村各建義倉而篁嶺亦率附近村落共立一倉其耆老羅君國棟及其從子太學景綸實倡首各捐穀數十石因而和者踵起而太學更爲竭力經紀以總其事余偶過其地羣導余至倉所周視垣牆包藏深固環覩諸村落遠近適宜羅君之爲此可謂一視同仁者矣余因

以名其倉而諸君之意猶恐其蓄藏未裕也更因余商之余婿陳君約堂約堂復捐四百石以應之余因是有感焉夫富貴之家日積金錢多市美田宅扃鐍閉閟其視鄉黨鄰里之困苦漠不一動其心甚而親戚骨肉之間計有無爭多寡雖甚飢寒不收卹焉非其心不仁也大抵為子孫計長久耳然不旋踵而子弟席其餘蔭不知稼穡之艱難傲慢自將驕奢淫泆又或狙詐益甚貪鄙無厭同室操戈禍起蕭牆而先業忽已蕩盡矣以余耳目所聞見如此類者不可勝數甚可歎也昔邑之前輩楊慎𠇍先生當明之中晩以其畜積賑饑平糶數十年居鄉里凡可以濟人利物之事靡

所不爲當時稱爲盛德長者至於今垂二百年而子孫之富貴方駸駸日盛由是觀之人之爲子孫計長久者宜何如哉今篁嶺諸君不私其有而有同仁之心吾見玆土之日盛也抑余尤願諸鄉鄰聞篁嶺之風而慨然興起也於是爲之記

纏綿悱惻痛切透暢讀此而不動心者未之有也受業吳喜識

十七都綏和倉記

新城之西鄉十七都公村嘗爲大潘氏其著姓也環公村而居者村落碁布皆務農力穡自足衣食故十七都獨稱殷盛焉余家中田距公村十有五里與潘氏世爲姻戚乾隆四十年秋偶遊茲里辱潘氏諸君子言念舊好留連款宴暇中過其祖廟見新立義倉規模備具心甚敬之而詢諸君子慨然謂余曰吾族之爲此舉蓋慮年歲豐歉不齊有不足於食者得以周之也抑又念諸村落之中平時雖稍稱殷實而偶遇歉歲亦甚難支更欲立一義倉以備合都賑饑之用閩中田陳君有慈及鄉鄰之意其獨遺我乎當是時

余姊壻約堂陳君念積貯爲備荒善策而民自爲積尤便於官爲之積頗勸諸鄉鄰及時各舉斯事有來商者量捐穀以應之余因潘氏諸君子之言歸諗約堂約堂亦輸三百石焉而潘氏諸君子竭力經紀其事倉成來告曰願有記以垂久遠也余於是歎潘氏諸君子之能與人爲善也倉曰綏和益寓輯睦鄉鄰之意尤深遠矣

嘗讀朱子諸社倉記各因土俗而立之教真聖賢之心切於斯民者也先生諸倉記懇懇惻惻言近旨遠可謂心朱子之心者矣受業黃得恒識

樓足以憑高而望遠也門之外更設外垣其中縱橫十餘丈為曬晾圍場又於倉右建

大清會典品官家廟之制立祠堂以祀立軒公之祖章明公合之為陳氏義莊其規模略如范氏義莊之制諸君子此舉蓋推立軒公之心上及其祖欲使凡為章明公子孫有志者皆得以讀書治事於此莊蓋義莊也而寓義塾之意焉既蕆事二中書君謁余請記嗚呼陳氏之世德遠矣自章明公生明天崇之際以其身力任鄉里之事衛衣推食息爭救患至於毀家而其子西耆公居貧力學廉介自守為名諸生洎立軒公崛起遂以善治生大其家然不

自封殖殷殷以周恤宗族鄉黨爲念凝齋先生碩德醇儒普承父志義田平糶諸法皆稽之古昔酌乎時宜務期底於盡善凡垂久遠而後已今諸子又能恪遵先生之教時時增修其法推及本原立莊規模閎大堅固欲使後之增擴義田者不煩別營倉儲語曰爲善必有後不其信乎不其信乎初范文正公義田千畝贍其高祖以下闔門百餘口無貧富貴賤皆衣食其中焉蓋古者合族以食大功同財之遺意也其後遞而行之者每遞而推之於始祖以來意專主於周卹貧賤而凝齋先生益精其義始之以勸學繼之以鰥寡孤獨廢疾之養又繼之以婚喪之助而於節婦尤加意焉

蓋養也而教在其中矣傳曰美成在久先賢有良法至後人益得纘續而精之法之所以不墜也文正公始置田千畝至忠宣公遂廣爲三千畝傳七百餘年至

國朝其子孫尙有增千畝者其遺澤之長如此今陳氏義莊之建諸君子皆有日擴而大之心其傳之無窮吾知必如范氏之義莊久久弗替也仕驥自成童學舉業於凝齋先生於先生之居家正本惻用孝友睦婣任卹之舉皆得與聞而又嘗侍於立軒公習知其祖考世德甚悉故於二中書君之請詳記之以勸好義者

楊北溪曰事本足以風世文敘次詳整而一唱三歎使人讀之

有躍躍爲善之心